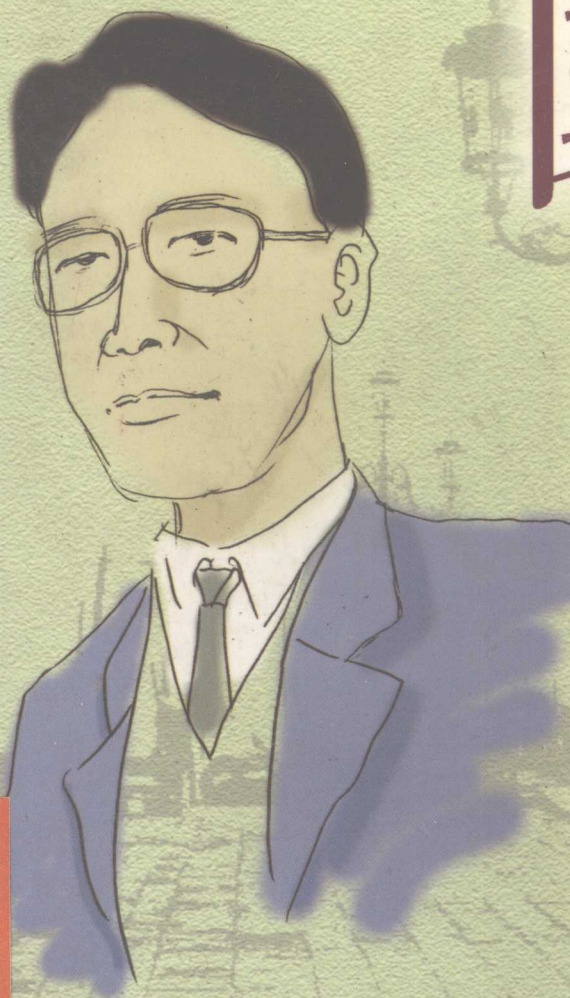


名傳
自述
當代
史

美国 ——刘墉自传 不是我的家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是我的家

美国

——刘墉自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不是我的家——刘墉自传/刘墉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08

ISBN 7 - 5613 - 2395 - 6

I. 美… II. 刘… III. 刘墉 - 自传 IV.

K825. 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5966 号

美国不是我的家——刘墉自传

作 者: 刘 墉

责任编辑: 柳永承 执行: 鸿雁工作室

装帧设计: 轩辕工作室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阳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8

字 数: 420 千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ISBN 7 - 5613 - 2395 - 6/I · 321

定 价: 28.80 元

作者简介

刘 墉 LIUYONY

美籍华人，著名画家、作家。祖籍北京，1949年生于台北，9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艰苦的少年时期。刘墉早年毕业于师大美术系。1971年获中国新诗学会“优秀青年诗人奖”，1972年获“师大美术系师生画展第一名教育部长奖”；1976年制作中视“时事论坛”节目，获金钟奖；1987年赴美，第二年在纽约圣约翰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任职，同年出版译作“死后的世界”。1980年受聘出任圣约翰大学艺术系教授。

1983年至1988年陆续出版《花卉写生画法》《山水写生画法》《翎毛花卉写生画法》《林玉山画论画法》等美术理论著作。1994年辞去圣约翰大学教职，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96年当选金石堂“年度风云人物”。刘墉曾多次赴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演讲，均获得好评。

漂泊真浪漫（自序）

当我的这本自传付梓出版时，我相信它一定会引来我的友人们的诘责：“不是说好不写自传吗？”其实，这本书诞生前还颇有一段小插曲。

不知是不是因为年过半百，以前总有朋友要我写本传记，甚至说：“你懒得写，没关系，我们可以找人帮你写，只要你提供材料就成了。”

每次朋友这么说，我都回答：“其实我早写了啊！我的生活全都记录在我过去的作品之中，何须再写一遍呢？”

“没有啊！我们只见到近十年，你儿子上高中和你女儿出世之后的生活，哪儿能见到更早的呢？”他们异口同声地讲。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最近我特别重温旧作《姜花》和《四情》，只是才翻开书页，就发现还是朋友们说的对，原来这些旧作对我前四十年生活的反映，并不完整，依然模糊不清。

所以我翻阅了十几年前的作品，顿时有一种与老友重逢的喜悦，许多已经淡忘的事又回到眼前，

于是本来已经空了的那段记忆又变得丰富起来。生命好像一下子变长，也一下子变得更实在。

以五十渐暮的年岁，看自己五陵年少的文章，也别有一种滋味，发现自己不但是“早熟”的，而且是“早老”的，大概“为赋新词强说愁”吧，居然在三十才出头的时候，已经写了许多田园避世的文章。

青年时代更接近童年，往事记得清楚，自然有许多“忆儿时”的作品。我发现那时很怀旧，怀念自己童骥的书，也跟着父母，学作“大人叹息”。

我们所经历的就是一个流浪的时代，因为战争而流离、因为学业而浪迹天涯。在大时代的悲剧中，一船一船的人渡海；又在“留学潮”的推动下，一飞机一飞机的人越洋。

1978年，我也漂洋到了美国，起初是应弗吉尼亚州丹维尔美术馆的邀请，担任“驻馆艺术家”，又在文化团体的安排下，到各城市和大学介绍中华文化。我提着两大箱重重的行李，由美西飞到美东，又由美东漂到美北和美南。

年轻是适合漂泊的，漂泊就因为年轻。年轻比较能往前冲，年轻比较耐得住乡愁。所幸年老的乡愁显得可怜，年轻的乡愁壮阔。

整理出版这本书，仿佛翻阅过去的日记。久远了，不再有当时的激情，也就能看得更清楚，想得

更豁达，也感觉更惟美。

年轻是多么美！漂泊是多么浪漫！

当人生的旅程接近尾声，家乡的港口在望，我仿佛正放下船帆的水手，看到那帆布上留下的汗痕、血痕、泪痕，以及是四海的风尘……

2002年3月28日于纽约

目 录

漂泊真浪漫（自序）	<1>
-----------------	-----

第一章 一个没有童年的难民	<1>
---------------------	-----

◎父亲是我的溜滑梯，每天下班才进门，就伸直双腿让我一遍又一遍地爬上膝头，再顺着他的腿溜到地下。

◎母亲咬了一口，馓子纷纷碎落在油纸上，滴滴答答的声音好一会都不止，原来是母亲那像断线珠子般扑簌簌的泪水。

◎母亲苍白着脸下了三轮车，我九岁的心灵突然感到说不出的恐惧。那感觉没错——父亲病逝了。我由一个天之骄子，顿时成了无助的孤儿。

◎尽管不停有人泼水灭火，但不过三十分钟，好好的云和居转眼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焦土残垣。

◎母亲一直到今天，还常说我小时候会装，她只要轻轻拍我一下，我就抽噎个不停，且装作上不来气的样子，害得父亲跟她大吵。

第二章 从成功高中到师大美术系	<47>
-----------------------	------

◎放下电话，我立刻赶到水云斋，见那方横匾，已经摘下来。王师傅和两位老先生在屋角昏黄的灯光下，看

见我，他颤悠悠地站起来，迎向门口。

◎无意中，我却成了校史上敢挺身出来与教授抗争的第一人。

◎后来讲给儿子听后，他感叹道：“妈妈真幸福得很，第二次比第一次嫁得好。”

◎“红鼻子”舞台剧为我赢得一座最佳男演员金鼎奖。

◎没想到数年后，我看不惯他交女朋友太新潮，向他提出了批评。

◎从儿子出生那天起，母亲的天，在我二十三岁，母亲六十五岁那年，开始“放晴”。

第三章 在电视台打工的日子 <77>

◎“分秒必争”也成了当时最红的节目，连儿子都成了我的忠实观众。还到处炫耀他是刘墉的儿子，连楼下商店柜员，穿制服的管理员都亲切地叫他“刘先生”。

◎我斜过脸看了那骑机车的一眼，仅仅只是“看一眼”，那小子居然追上来，掏出刀子。

◎车里面那100本《萤窗小语》是特意为我准备的。我对他们实行人道管理，我找他们谈心，陪他们吃饭，买书给他们看，他们说我是全天下最好的老板娘。

◎我真感动得落下泪来，一方面庆幸这位高中老友胜利归来，一方面激动于这份情谊。

◎似乎“盲目”的双眼总想看到一些东西。在极力“看”之下，手上的感觉便有限了。

第四章 美利坚的中国狂人 <129>

- ◎“你们是我在美国的……”我已经很难讲完我的话，“父母。”泪水突然渲泄般地滚过面颊……我竟然忍不住地哭了。
- ◎“这里挺荒凉的，不太保险，还是先出去找点东西吃吧！”我把颓然陷在椅子上的妻拉起来。
- ◎“哪里有爱，哪里牵挂，放不下的就是家！”母亲说。
- ◎两年后，原来的新闻部主管调职坐冷板凳，新任的主管上台，正是麦克。
- ◎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爱看见屋顶上长草，倒也不是喜欢断垣残壁间长出的杂草，而是爱那种屋里住着人家，屋上长着小草的感觉。
- ◎秋天了，我常坐在窗前看远远的小鸟屋，想：那里面的母鸟和小鸟到哪儿去了？那只工作又歌声美的公鸟，又变成了何方的“唐·璜”？

第五章 台湾，是天堂还是地狱 <215>

- ◎四十年前，在那高唱“反攻复国”的年代，我总看见“卧薪尝胆”的画面——一个穿长袍的人，侧身躺在木柴上，手里拿着一个从屋顶垂下的小东西，放进嘴里。
- ◎他们会不会很得意地想：“瞧！堂堂一个中国学者，居然在为我们端盘子！”

- ◎一个扫症台湾，一个防守反击，恨不能一触即发。还好，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曾忘了张学良曾为之奋斗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 ◎一栋栋大楼，下面整个震碎，只剩顶上几层斜斜地立在废墟上；还有些高楼，向旁边倒下，压垮了下面的矮房子。
- ◎我们常说人才不怕被埋没，迟早会被发掘出来。但是，今天这句话或许不对了！

第六章 文豪与丹青——一个都不能少 ……… <273>

- ◎其实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在报纸上写小小的童话诗，但是我的画画并不比写作来的晚。
- ◎他是画家，他有近三十多部中外广大读者所痴迷的文学作品问世，说他是作家，他的绘画作品多次在各国展出，受到世界的瞩目。这就是现任纽约圣若望大学专任驻校艺术家及副教授的台湾著名作家刘墉先生。
- ◎美术成绩公布时，我是惟一个被叫出打手心的，那老师还说：“看你长得瘦，少打一下。”
- ◎所以每次三毛出国，我都想：“国内逼得她受不了了，她又自我放逐去也。”
- ◎在我的生命中，绘画与写作犹如我的另一对儿女。我爱他们，让我无法割也无法取舍；他们会伴我走过我的一生。
- ◎当我拿着发回的作文簿，看着那可爱的“甲”和美好

的评语时，心想：原来得高分不难，就是别急！

第七章 在我成功背后的女人 <397>

- ◎母亲不得已在废墟上花了几千块钱，暂时盖了一间草木屋，当晚把我接了回去。
- ◎“除非你们给我另外安置，否则，我绝不离开。”母亲在苦苦央求无效之后，对父亲当年的老同事们说。
- ◎“可你没回来之前，我的时间安排得好好的，你一来，把我的生活全搞乱了。”妻子笑着对我说。
- ◎画个漂亮的圆，先定下一个心。于是我明白了一个理：在我生命的圆中，妻子就是那个心。
- ◎母亲不得已地在废墟上花了几千块钱，暂时盖了一间草顶的木屋，当晚把我接了回去。

第八章 疲惫了，就回家 <463>

- ◎轩是阴平音，比较亮，我不会开车，能有个带车子的儿子是不错，我没有船，所以女儿叫小帆，钛太说如果再生一个可以叫飞机。
- ◎大概喝多了一点，居然躺在椅子上睡着了。小丫头不但为我盖上好花毛毯，还绕着沙发走，左边摸摸，右边拉拉。
- ◎上个家是父母的，下个家才是自己的！自己建筑起来的有自己的孩子，才是真正自己的家。
- ◎当一个人对自己所要作的事情心里没把握时，生怕用

美国不是我的家——刘墉自传

出的力气又没有收获时，便愈不能成功。

◎这虽是一个专业的时代，却也是一个人人都得自己动手的时代。

附录 刘墉年表..... <559>

第一章 一个没有 童年的难民

●父亲是我的溜滑梯，每天下班才进门，就伸直双腿让我一遍又一遍地爬上膝头，再顺着他的腿溜到地下。

●母亲咬了一口，馓子纷纷碎落在油纸上，滴滴答答的声音好一会都不止，原来是母亲那像断线珠子般扑簌簌的泪水。

●母亲苍白着脸下了三轮车，我九岁的心灵突然感到说不出的恐惧。那感觉没错——父亲病逝了。我由一个天之骄子，顿时成了无助的孤儿。

●尽管不停有人泼水灭火，但不过三十分钟，好好的云和居转眼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焦土残垣。

●母亲一直到今天，还常说我小时候会装，她只要轻轻拍我一下，我就抽搐个不停，且装作上不来气的样子，害得父亲跟她大吵。

民国三十七年冬天，我出生在现今台北市大同中学附近的一栋民居，那也是我记忆中住过的第一栋房子。

听母亲说，在我呱呱落地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一刻起，一直候在产房外的父亲，竟然不顾护士的阻拦，莽撞地冲入房间抱起我呵呵地傻笑个不停。

父亲当时有我的时候已经四十二岁了，中年得子，其欢喜之情溢于言表，竟三天三夜抱着我在房间里直晃悠，直惹得母亲骂他是个疯子。

满月的日子，父亲更是铺张地大摆宴席，广邀亲朋好友。都说父亲中年喜得贵子，而且是个独子，必定老来福寿。唉，哪知事与愿违，人算不如天算，在短短的童生活中竟带给我一个飘浮不定的家庭，懵懵未知的我过早地品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散了童年的颜色，少了天真的幼脸，可想而知，一个未经历童年就跨入了少年时代的我是多么的狼狈。

—

父爱让我赢在了起跑线上

人生的旅途中，父亲只陪我度过最初的九年，但在我幼小的记忆中，这九年的幸福生活却留下非常深刻的画面，清晰到即使在四十三年后的今天，父亲的音容仍仿佛就在眼前。我甚至觉得父亲已成为我童年的代名词，从他逝去，我就失去了天真的童年。

父爱是短暂易逝的，在我长长的人生路线上晃若一叶湖

光掠影的枫叶，留下那意义无限的瞬息红火。父亲就是这样，来去两匆匆，形如一位擦肩而过的导游，将我领在神圣景致的最前沿，让我赢在了人生的起点上。

最早最早，甚至可能是两三岁的记忆中，父亲是我的溜滑梯，每天下班才进门，就伸直双腿，让我一遍又一遍地爬上膝头，再顺着他的腿溜到地下。母亲常怨父亲宠坏了我，没有一条西装裤不被磨得起毛。

父亲的怀抱也是可爱的游乐场，尤其是寒冷的冬天，他常把我藏在皮袄宽大的两襟之间，我记得很清楚，那里面有着银白的长毛，很软，也很暖，尤其是他抱着我来回走去的时候，使我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我一生中真正有“独子”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候。

父亲宠我，甚至有些溺爱。他总专程到衡阳路为我买纯丝的汗衫穿，说这样才不致伤到我幼嫩的肌肤。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突然不再生产这种丝质的内衣。当父亲看着我初次穿上棉质的汗衫时，流露出一片心疼的目光，直问我扎不扎？当时我明明觉得非常舒服，却因为他的眼神，故意装作有些不对劲的样子。

母亲一直到今天，还常说小时候会装，她只要轻轻拍我一下，我就抽搐个不停，且装作上不来气的样子，害得父亲跟她大吵。

确实，小时候父亲跟我是一国，这当时甚至连母亲都没有置身之处。我们父子常出去逛街，带回一包又一包的玩具，且在离家半条街外下三轮车，免得母亲说浪费。

三岁前，我们一家一直住在台北市大同中学附近。那是

我记忆中住过的第一栋房子。

记得那房子的前面，有一排七里香的树墙，里面飞出来的蜜蜂，曾在我头上叮出一个大包。

房子的后院，有许多浓郁的芭蕉，每次我骑着小脚踏车到树下，仰头都看见一大片逆光透出的翠绿。

在房子不远处，有一片稻田，不知多大，只记得稻熟时，满眼的金黄。

记得有一个房间，总有着漂亮的光，那是我常玩耍的地方。但实在，我也想不起房间的样子，只有一片模糊的印象——阳光照着我，母亲则在身边唱着一首好美好美的歌：热烘烘的太阳，往上爬啊，往上爬，爬到了山顶，照进我们的家。

我发觉，如今我多少还能记得些幼儿时的居处，不是因为那房子有多可爱，而是因为蜜蜂的叮、芭蕉的绿、稻浪的黄和母亲的歌。

幼儿的记忆就是这么纯，这么简单，又这么真！

而真正让我有生于斯、长于斯，足以容纳我整个童年记忆的房子，要算是云和街的故居了。

是在我三岁多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云和街。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搬家。

云和街的房子成了我的故居，我甚至觉得那房子拥有我的大半生，我在那里经历了生离、死别与兴衰。想着想着，竟觉得那房子装得下一部历史，最起码，也像黄粱一梦。

不知是否对于每个孩子都一样，那房子里面的记忆，远不如它周遭的清晰。譬如明亮的客厅，总不如地板底下，我